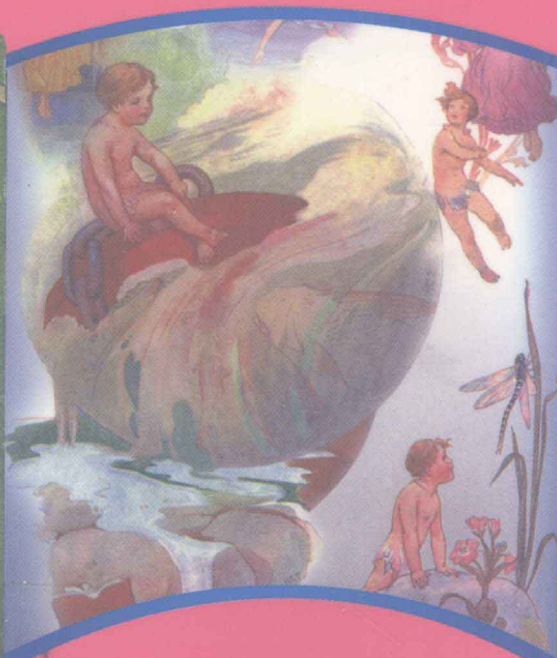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水孩子

[英] 查尔斯·金斯利 著
一目 译



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

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

水孩子

〔英〕查尔斯·金斯利 著
一目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Charles Kingsley

The Water Babies

Ward, Lock & Co.,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孩子 / (英) 金斯利 (Kingsley, C.) 著; 一目译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.6
(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)
ISBN 7-02-005631-8

I. 水… II. ①金…②一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
小说 - 英国 - 近代 IV. 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1332 号

策划: 哈利·波特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王晓亚 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校对: 方 群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水 孩 子

Shui Hai Zi

[英] 查尔斯·金斯利 著

一 目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05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1

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02-005631-8

定价 11.00 元

作者简介

查尔斯·金斯利(1819—1875)，英国圣公会牧师，作家。金斯利出生于牧师家庭，毕业于剑桥大学，1859年任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，1860年至1869年任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，1873年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教士。金斯利的大多数作品表达了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，他的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广泛阅读，对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其代表作有历史小说《希帕蒂亚》《向西去》《踪迹至此》等。金斯利还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儿童小说，如《英雄们》《水孩子》《如何夫人和为何小姐》等，《水孩子》为其儿童小说中的代表作。

出版说明

“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”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,其中包括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、童话、寓言和诗歌,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。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,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;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。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,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,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目 录

第一章	可怜的扫烟囱小男孩	1
第二章	汤姆变成了水孩子	30
第三章	河里的生活	55
第四章	到大海去	82
第五章	和其他水孩子在一起	102
第六章	汤姆和艾莉	127
第七章	去空界波端	143
第八章及尾声	又见格兰姆斯先生	164

第一章

可怜的扫烟囱小男孩

从前,有个扫烟囱的小男孩,名叫汤姆。他住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镇子上,那里有好多好多的烟囱要扫,汤姆有好多好多的钱可挣,他的老板也就有好多好多的钱可花。汤姆既不能读也不能写,他也不打算去学;他从来都没有洗过脸、洗过澡,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没有水。从来没有人教他做祷告。他从来没听说过上帝,也没听说过基督,除非是在你从来没听到过的话里听到过这样的字眼,这些话他还不如从来没有听到过。他的时间一半是在啼哭中度过的,而另一半的时间却在欢笑中打发掉了。他被迫爬进黑洞洞的烟道,可怜的膝盖和胳膊肘被磨得皮开肉绽;或者他被烟灰眯了眼睛,一个礼拜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发生;或者老板揍了他,一个礼拜里老板每天都会揍他;还有就是没吃饱,这样的事情一个礼拜当中也是每天都发生的,这种时候他就会哭。一天的另一半时间他又在乐,这时,他在和其他男孩玩抛半便士硬币的游戏,或者正围着标柱做跳背游戏,或者在马儿小步跑过时滚石头砸马腿,如果附近有一堵墙可以让他躲在后面的话;这最后一件事可是他最开心的事了。说到扫烟囱、饿肚子,或是挨打,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,就像天会下雨飘雪打雷一样,他会硬气地挺过去,就如同他的老驴忍受冰雹袭击那样;然后他甩甩脑袋,又跟往常一样乐呵呵的,想着好日子会到来的。那时,他

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，当上了扫烟囱的老板，穿着平绒衣服和高帮鞋，坐在酒馆里，叫上一夸脱啤酒，抽着长长的烟斗，花银币玩牌，还养着一条有一只灰耳朵的白色斗牛犬，衣服口袋里装着它产下的小狗崽，十足一副男子汉的派头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还会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学徒。他想象着怎样欺负他们，把他们撂倒在地，就像老板对待他那样；让他们驮着烟灰袋，自己却跨着驴子走在前面，口衔烟斗，扣眼上还别着一朵花，跟领着军队前进的国王一般神气。没错，好日子会来的；有时老板让他喝上一大口喝剩的啤酒，这时，汤姆就是全镇最快活的孩子了。

一天，一个清爽精神的小马童骑马进了汤姆住的院子，朝汤姆喂了一声，问扫烟囱的格兰姆斯先生住在哪儿。喏，格兰姆斯先生正是汤姆的老板，而汤姆是一个好的代理人，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预约。

格兰姆斯先生应该在第二天早上去普莱斯的约翰·哈特霍维尔爵士府上。他家以前那个扫烟囱的进了监狱，现在烟囱需要打扫。小马童说完就骑马走了，汤姆都没来得及向他打听一下，那个扫烟囱的是为什么进监狱的。汤姆对这类事很感兴趣，因为他自己在监狱里呆过这么一两回。

喏，我敢说，你从来没在仲夏早晨三点钟的时候起床。我担保，仲夏早晨三点钟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最美妙的时刻，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最美妙的时刻；为什么大家那时都不起床，我从来都说不上来，除非他们都决心要毁了自己的神经和面色，整夜去干大白天也可以干的事情。不过，汤姆不会在晚上八点半钟出去吃晚饭，十点钟去参加舞会，直到午夜零点和凌晨四点之间才在什么地方结束；汤姆七点钟就上床了，其时他的老板去了酒馆，汤姆夜里睡得像头死猪，因此他一大

早便跟斗鸡(它总是起得很早把女仆们叫醒)一样精神抖擞,就在那些体面的绅士淑女恰恰准备要睡觉的时候,他却准备起床了。

汤姆和老板出发了;格兰姆斯骑着毛驴走在前头,汤姆扛着刷子在后面跟着;出了院子,来到街上,走过一扇扇护窗板紧闭的窗户,遇上了一个困倦的、眨着眼睛的警察,所有的房顶在灰色的晨曦中闪着灰色的光。

他们穿过矿工居住的村子,所有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,四周静悄悄的,又走过大路;然后他们来到了村外真正的乡野,沿着灰尘满地的黑色道路缓慢地走着,道路两旁是黑色的矿渣墙,除了邻近旷野里的采矿机在呜呜呻吟、嘣嘣作响之外,四周寂静无声。但是没过多久,道路变白了,墙也变白了;墙根下长着深深的草,开着鲜艳的花,花瓣草叶上都挂着露珠,湿漉漉的;采矿机的呜呜声已经被远远地撇在了身后。他们听见云雀在高空中唱着晨歌,芦莺在蓑衣草中啾鸣,正如它整夜啾鸣一样。

此外,一切都悄没声儿的,因为年迈的大地夫人还在沉睡,而且和许多可爱的人一样,她睡时比醒时看上去更可爱。泛着金光的碧绿草地上,高大的榆树正在酣睡,奶牛在榆树下酣睡;还有,天边散布的几朵云彩也在酣睡,云彩感到很累,躺到大地上歇息,它们一片片一缕缕地飘荡着,在榆树的枝叶间,在溪边桤木的树梢上,等待太阳把它们唤起,再到头顶上那蓝蓝的天空中履行它们每天的事务。

他们继续赶路;汤姆左望望,右瞧瞧,因为他以前从来没这样地深入乡间;他很想翻过一户人家的大门,进去采一些毛茛,在树篱中寻找鸟巢;但是,格兰姆斯先生可是个生意人,没有耳朵听他这类要求。

不久，他们遇上了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妇女。她脚步沉重地背着一个包裹，头上裹着一条灰色披巾，身穿一条深红色裙子，你或许会以为她来自戈尔韦^①。她没穿鞋袜，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好像是人又乏脚又痛；但是她生得俊俏，身段高挑，灰色的眼睛很明亮，双颊旁垂有浓密的乌发。格兰姆斯被她深深吸引住了，于是，待他和她走并排时，便冲她大声喊道：

“这条路也太难为你这双标致的脚了。姑娘，你愿意上来坐在我后面吗？”

但是，也许她不欣赏格兰姆斯先生的相貌和声音，因为她轻声答道：

“不用了，谢谢；我倒是想和你的这位小男孩一道走。”

“那你就请便吧。”格兰姆斯咆哮着说，随后继续抽着烟斗。

于是她与汤姆并排走在一起，一边跟他说着话儿，问他住在哪里，懂些什么，对有关他的情况无所不问，到后来汤姆想，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说起话来这么中听的女子呢。最后，她又问汤姆做不做祷告，待到汤姆告诉她他不会做祷告时，她似乎很难过。

然后汤姆便问她住在哪里，她说住在遥远的大海边。汤姆又向她打听起大海来，她告诉他，在冬天的夜晚，大海的波涛奔腾汹涌，吼叫着冲过岩石，而在明媚的夏天，大海却静悄悄的，任孩子们在海水中沐浴嬉戏；她还说了许许多多故事，说得汤姆一心想去看看大海，并且在海水中沐浴一番。

最后，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眼喷泉跟前。这不是你在这里见到的那种喷泉：泉水自沼地上白色的砾石中渗出，流过红

^① 戈尔韦，爱尔兰西部沿海城市。



汤姆和老板出发了；格兰姆斯骑着毛驴走在前头，汤姆扛着刷子在后面跟着。

色的捕蝇草、粉红色的欧石南灌木、可爱的白色花；也不是你在这里可能会见到的那种泉水，在掏空的小径的温暖沙岸下冒着气泡，流过大丛大丛的蹄盖蕨，使得沙子日日夜夜、长年不歇地旋转着；这可是地道的北部石灰石泉，就像西西里岛上的或者希腊的那种，在那里，一些上了年纪的异教徒想象着在炎热的夏天，小仙女们坐在泉边纳凉，而牧人们藏在灌木丛后面偷眼瞧着她们。清澈的泉水从石灰石峭壁脚下低矮的石洞里喷涌而出，复又落下，水汨汨地流淌，你分不清哪儿是水，哪儿是天；一条溪流顺着马路下面流去，水流大得可以转动一台碾磨机——两岸是蓝色的天竺葵、金黄色的金莲花、野生的木莓，还有花穗雪白的乌稠李。

格兰姆斯在这里停了下来，看了看四周；汤姆也看了看。汤姆想知道，那黑咕隆咚的洞穴里是不是住着什么东西，而且夜晚时分便出来在草地上飞舞。但是，格兰姆斯却什么也没有想。他二话没说，跳下毛驴，翻过路旁的矮墙，俯身跪倒，把他那颗丑陋的脑袋泡在泉水里——他把泉水弄得可脏了。

汤姆这会儿正在尽快地采花。那个爱尔兰女子一边帮忙，一边教他怎样把花儿扎起来；他们俩一起扎了一束非常芳香可爱的花儿。但是，汤姆看见格兰姆斯居然在洗头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停下手来；格兰姆斯洗完了，开始晃着脑袋甩干水珠，这时，汤姆说：

“呀，老板，我以前从没见你洗过头。”

“十有八九，往后再不会了。我洗头不是为了爱干净，而是图个凉快。一个礼拜左右就想洗上一洗，跟个年轻的煤黑子一样，我还羞得慌呢。”

“我也想把脑袋在泉水里泡一泡，”可怜的小汤姆说，“那一定跟把脑袋伸到镇上的那台水泵下面一样舒坦；而且，这里



于是她与汤姆并排走在一起，一边跟他说着话儿，问他住在哪里，懂些什么，对有关他的情况无所不问。

还没有当差的来赶人走。”

“一起走吧，”格兰姆斯说，“你洗什么呀？昨天晚上你又没跟我一样，喝下去半加仑啤酒。”

“我才不管你呢。”顽皮的汤姆说完，朝小溪边跑去，洗起脸来。

格兰姆斯因为那个女子愿意和汤姆而不愿和自己做伴，正在生着闷气；于是他恶狠狠地嘟哝着冲汤姆奔了过去，一把扯起跪着的汤姆，举手就打。可是汤姆早已领教过他这一手，他把脑袋稳稳地钻到格兰姆斯胯下，使劲猛踢格兰姆斯的小腿。

“你不觉得害臊吗，托马斯·格兰姆斯？”那个爱尔兰女子隔着墙喊道。

格兰姆斯吃了一惊，抬眼望着她，诧异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；但他只是答道：“不，从来都不。”说完，继续揍汤姆。

“这倒是实话。如果你曾为自己感到害臊，你早就会到旺代尔去了。”

“你知道旺代尔的什么事？”格兰姆斯叫了起来；他停住手，不揍汤姆了。

“我知道旺代尔，还知道你。比方说，我知道两年前圣马丁节^①的那天晚上，在桤木林发生的事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格兰姆斯叫道；他撤下汤姆，翻过矮墙，来到她面前。汤姆心想他会动手打她；但她此时对他怒目而视。

“没错；我当时就在那里。”爱尔兰女子平静地说。

“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爱尔兰人。”一通骂骂咧咧之后，格兰姆斯说。

^① 圣马丁节，天主教节日，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。

“你别管我是哪儿人，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；如果你再打那个孩子，我就会把我知道的都说出去。”

格兰姆斯似乎被吓倒了，二话没说跨上毛驴就要走。

“站住！”爱尔兰女子说，“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们俩说；因为在一切事情完结之前，你们俩会再次见到我。那些希望干净的人，他们会干净的；而那些希望肮脏的人，他们就会肮脏。记住。”

她转身走了，穿过一扇大门走上草地。格兰姆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，像是被打晕了。随后他撒腿撵了过去，一边大叫：“你回来。”但是他来到草地上时，那个女子已经不见了。

她藏起来了？没地方可藏。可是格兰姆斯看了看四周，汤姆也跟着东张西望，因为看到她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和格兰姆斯一样感到迷惑不解；不过，要看的都看了，没有她的踪影。

格兰姆斯折身回来，一声不吭，因为他有点害怕；接着，他跨上毛驴，重新装上烟斗，一路抽着走了，没再难为汤姆。

他们现在已走了三英里多，来到了约翰爵士住所的大门面前。

这些住所可真壮观，铁门和石门柱很气派，每根门柱的顶端都有一个异常骇人的怪物，它们遍身是犄角、牙齿，还有一根大尾巴，这是约翰爵士的祖先在玫瑰战争^①期间佩带的冠饰；佩带这些头饰的人必须很谨慎，因为所有敌人看到它们，就会望影而逃。

格兰姆斯敲响门铃，立刻出来一个守门人，他打开了门。

^① 玫瑰战争(1455—1485)，指英国历史上都铎王朝产生之前王室的一系列内讧。

“我奉命等你，”他说，“行行好走这条大路，回来的时候，可别让我在你身上找到兔子。告诉你，我会非常留心的。”

“如果放在烟灰袋的底部，你就发现不了喽。”格兰姆斯说着大笑起来；守门人大笑着说：

“如果你是那种人，我还不如和你一起上大厅。”

“最好不过了。照看好猎物是你的职责，伙计，可不是我的啊。”

于是守门人就和他们一起走；令汤姆吃惊的是，守门人和格兰姆斯一路竟聊得十分投机。他不知道守门人和偷猎者实际上是二而一、一而二的。

他们走上了一条宽大的石灰林阴道，足足有一英里长。汤姆偷眼看到那些鹿站在蕨草之中，正在睡觉，鹿角在树枝之间颤动着。汤姆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的树木，他向上看，以为蓝天正在树梢上休息。可是，他被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弄得莫名其妙，这声音一路跟着他们。汤姆实在迷惑不解，最后他鼓起勇气问守门人那是什么东西。

汤姆说话彬彬有礼，他非常害怕那个守门人，因此称他为“先生”，这可中了他的意。于是，他告诉汤姆，那是欧椴花中的蜜蜂。

“蜜蜂是什么东西？”汤姆问道。

“就是酿蜜的呗。”

“蜜是什么？”汤姆又问。

“你别嚷嚷。”格兰姆斯说。

“由他吧，”守门人说，“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小伙子了，要是他和你生活在一起，时间一长，他就不会是这样了。”

格兰姆斯以为那是一句恭维的话，大笑起来。

“我希望我是守门人，”汤姆说，“住在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，穿着绿色的平绒衣裳，扣眼上挂着一只货真价实的狗哨，就像您这派头。”

守门人大笑起来；他的心肠还说得过去。

“满足现状吧，小伙子，有时候，倒霉也只有认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的生活比我的生活安全——呃，格兰姆斯先生？”

格兰姆斯又大笑起来，随后两个人开始悄声嘀咕。不过，汤姆还是听见了，他们说的是一场偷猎打斗的事；最后格兰姆斯粗暴地说：“你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吗？”

“现在没有。”

“那么就不要问了，等有了再说，因为我是一个有声望的人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两人又一起大笑起来，都觉得这个笑话很好。

这时，他们来到住宅前面的大铁门跟前；汤姆透过铁门凝视着里面各种各样的杜鹃花，花儿正在怒放；随后又凝视着住宅，心里琢磨着那房子里到底有多少烟囱，房子是多久以前造的，造房子的人叫什么名字，他揽了这项活计能不能挣到很多钱。

最后这几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哈特霍维尔豪宅曾经在不同时期翻建了九十次，有十九种风格，看起来好像有人建了一整条街的房子，包括了能想象出的各种样式，然后用一把汤匙把它们搅拌在一起。

阁楼是盎格鲁-撒克逊式。

三楼是诺曼底式。

二楼为十六世纪意大利艺术风格。

一楼体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特色。

右厢房是纯正的陶立克式。